

中原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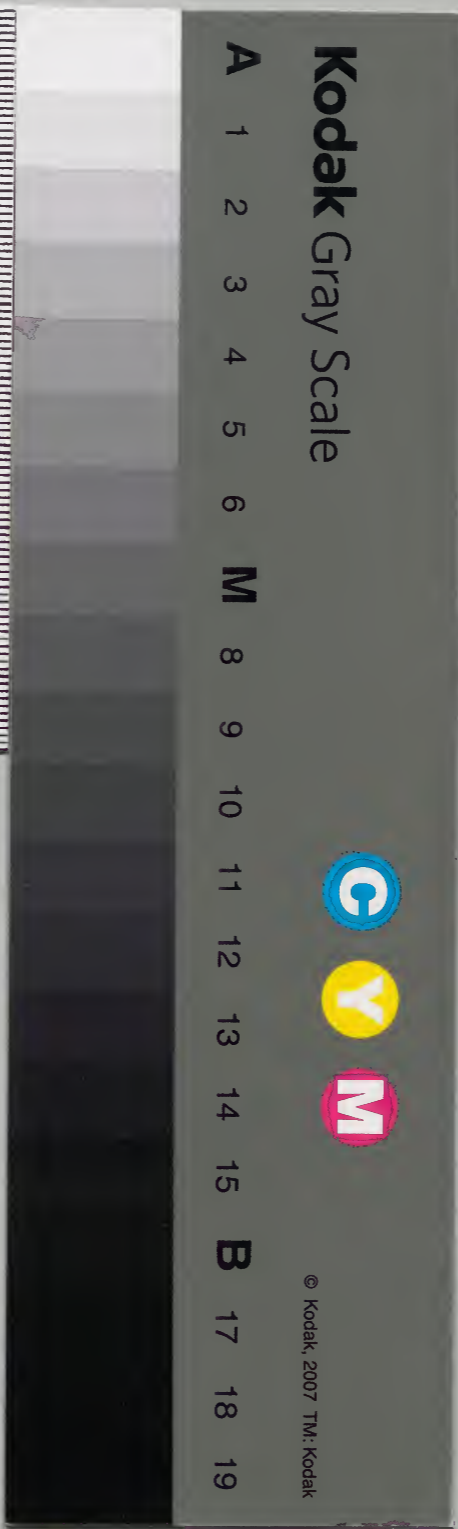
史 一之二

漢書門		九	七	六	四
二	一	七	二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漢	書
三	九	七	六
七	二	七	四
〇	〇	號	類
冊	冊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4
冊數	20(6)
函號	360 124

六



中原文獻史集

卷

國語

謀父諫

芮伯論榮公專利之害

仲山甫諫王立戲

內史過知晉君臣必敗

倉葛不服晉

單子知陳之亡

里革斷罟匡君

淺草文庫

召公諫厲王心謗

宣公不藉千畝

料民太原

襄王拒晉文請降

襄王不殺衛成公

單穆公論鑄大錢

聲伯辭晉邑

敬姜論勞逸

獻公史蘇論卜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胥臣論教因材質

對向賀韓宣子貧

子木祭不薦芟

鬬且論子常之敗

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許越成越竟滅吳

桓公用管仲

史蘇知亂本

太子敗翟于稷乘

文子不欲伐鄭

簡子賞尹鐸

伍舉諫築章華臺

王孫圉對簡子

申胥諫吳王勿許越心

范蠡諫伐吳

一卷

戰國策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蔡澤說應侯辭位

觸頴說齊王貴士

莊辛論幸臣亡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燕王以書謝樂閒于趙

史記

五帝本紀小序論

項羽贊

范睢因王稽獻書秦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魯仲連遺燕將書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樂毅去燕適趙

秦始皇本紀焚書始末

高祖贊

景帝贊

高祖功臣年表

樂書

平準書

燕世家贊

外戚世家序

曹相國贊

絳侯周勃贊

管晏贊

三卷

秦楚之際月表

禮書

律書

齊太公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蕭相國贊

陳丞相贊

伯夷傳

史記

韓非傳

孫吳贊

趙良說商君

白起王剪贊

范雎蔡澤贊

鄒陽獄中上書

賈誼吊屈原賦

李斯諫逐客

李斯對二世

老莊申韓贊

伍子胥贊

穰侯贊

虞卿贊

蘭相如贊

屈原傳

屈原贊

二世責李斯

李斯贊

蒙恬贊

魏豹赴越贊

淮陰傳贊

季布樂布贊

李將軍贊

相如諭蜀父老

汲鄭贊

酷吏傳贊

滑稽傳序

司馬季主傳

張耳陳餘贊

蒯通說韓信

劉敬封孫通贊

魏其武安贊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諫獵

酷吏傳序

游俠傳序

貨殖傳序

太史公自序

附報任少卿書

四卷

前漢書

高帝求賢詔

武帝察茂才異等詔

刑法志

鼂錯論貴粟

賈誼治安策

賈山至言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禮樂志

賈誼論積貯

藝文志

過秦論

枚乘諫吳王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董仲舒賢良策三

李陵答蘇武書

司馬遷贊

五卷

前漢書

五石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主父偃諫伐匈奴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魏相諫擊匈奴書

揚雄解朝

班彪王命論

班固答賓戲

後漢書

明帝初行養老詔

皇后紀

郭后贊

齊武王贊

鄧禹贊

吳蓋陳臧贊

耿恭贊

竇憲贊

梁商贊

桓榮贊

江劉周趙列傳序

班固傳贊

王符責忠篇

實貢篇

愛日篇

交際篇

仲長統理亂論

樂志論

盧植傳贊

孔融傳贊

逸民傳序

黨錮傳序

三國志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贊

曹植求自試表

六卷

晉書

晉紀總論

南北史

閔朗傳

隋書

楊素贊

鮮于儻贊若弼贊

隱逸傳序

唐書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後疏

魏徵十思

辛替否諫斜封墨勅除官

陸贄上疏論推誠納諫去弊

五代史

伶官傳

宦官傳

宋史

中興詔

伐金詔

中唐文獻集目錄

司馬光五規

程頤傳

附東萊博議

鄭莊公共射段

魯莊公圍郕

附天祿閣外史

遇樵

程顥傳

朱熹上高宗封事

彌拳兵諫

史集目錄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脩撰漪園焦 竝選

汪宗淳啟文父

少傳穎陽許 國校

汪元湛若水父

編脩石簣陶望齡評 新安庠生

許繼登爾先父

脩撰蘭嵎朱之蕃註

汪宗伋子澍父

國語

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列國之史國別為語謂之外傳以故辭多枝葉不若內傳簡直峻健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

周語

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康王之孫
穆王滿也犬戎
西戎之別名
祭畿內之國周
公之後為王卿
士謀父字也
耀明也現示也
戢聚也時動謂
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震懼也
文周公旦之
謚也輝陳也時
是也樂章大者
曰夏茂勉也
不窋弃之子失
其官失稷官也
亮封弃于甸至
不窋失官而迁
于郕西接戎
比近翟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竹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察前人

戎兵也商牧商
郊牧野邦內天
子畿內甸王田
也服其職業
也邦外邦畿之
外方五百里謂
之侯服：侯圻
也諸侯之近者
歲一乘見侯又
圻衛又圻自侯
至衛其間凡五
圻每五百里中
國之界也謂之
賓服常以服貢
賓見于王壘去
王城三千五百
里夷去王城四
千里要者要結
好信而服從之
戎翟去王城四

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動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

千五百里至五千里荒服荒裔之地荒忽无常之言也祭供日祭也祀供月祀享供时享貢供歲貢王又事天子也終謂無終嗣王即位未朝也意士意言辨令文典法名又辨序成言上五者次序已成也厉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厉王胡也召公召康公之后稱公虎也不堪命言不堪暴虐之政令障防也

列上上士獻詩以風也敬樂師典樂典也史外史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無眸子曰瞽賦公孫列士所賦詩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瞽主弦歌風謂誦箴諫之語箴樂太師也史大夫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善文師傳也脩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澗曰沃

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大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大畢伯仕犬戎氏二君頓取也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

召公諫厲王心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伯論榮公專利之害

極中也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沐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宣王不藉千畝

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田藉千畝。諸侯百畝。厲王之流藉。一田禮廢。宣王即不復遵古。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豨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仲山甫諫王立戲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

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宣王料民太原

料數也大原地名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釐清謂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車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

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旅師旅姦民協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百工之官更革制度合其數也場人掌場圃之物而飲鹿之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審知其事謂因藉田與民狩以簡知其數也畢時時務畢也示少而惡事言王不謂其眾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

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釋穡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事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也妨後嗣言將有禍亂也

內史過知晉君臣必敗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

事不能修之意也

大事戎祀也

被犹拂也

庶衆孚信也

考中度衷考者

已之中心以度

人之忠心也

背外不予秦地

背内不予里不

之田虐其死殺

里王之党也

礼天子以春分

朝日以秋分夕

月

中庭之左右曰

位門屏以間曰

著

鎮重也

刀墨謂以刀刻
其額而墨室之
作嗣非適嗣也

礼諸侯執天子
器則上衡今執
王畢是皆廢其

一人有臯。無以萬夫。萬夫有臯。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告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亶亶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

執摯之禮誣因也。天事恒象言爭善象吉事惡象凶也。速及連及于禍也。大臣謂呂卻秦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隕其師。懷公患公子子圍也。子金呂甥子公卻尚之字也。封洛邑王城之地。掘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周禮天子郊外有六隧。掌供貢賦。賴利也。言無所利賴。

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也。存先王之府藏。班分也大物謂隨也。應猶受憎也。言晉文受私賞而心且惡之。亦將以是非我玉佩玉所以節行步君尊臣卑遲速有節。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縮引也。備物隧之屬。

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襄王拒晉文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

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繼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赫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赫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赫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赫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

百姓何。何政令之為。若不然。牀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倉葛不服晉

襄王從鄆至王城陽樊在畿內也。遠志心懷離畔也。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照。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滅殺其民人。豈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戢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凡玩而損乎。臣聞

尋討也。致武致武以伐之也。羸弱也。

損壞也。

覲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不承獲。甸言陽人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填晉不恤其民。適以重威。耀武而見殘破也。

溫晉之河陽也

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听元咺之。勸欲殺衛侯庸用也。

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襄王不殺衛成公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牀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牀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

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單子知陳之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第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執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太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四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待治而畚。』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畱有寓望，數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

單襄公王卿士
單朝也火心星
也覲見也朝見
夏正十月也侯
侯人掌送迎賓
客者疆境也司
空掌道路也陂
鄣也古不實澤
故鄭之梁渠梁
也庾積穀也
列樹古者列樹
以表道也執膳
也言飾少執事
物也司里又掌
也掌授客館寄
寓為戶舍以寄

羈旅之客施舍
者所以施舍宿
客負任之處夏
氏夏微舒之家
南冠楚冠也角
星名朝見東方
寒露節也雨畢
者殺氣日盛雨
氣尽也天根元
氏之間也寒露
後五日天根朝
見則水潦尽竭
本氏也寒露後
十日陽氣尽草
木之枝節皆理
解也駟天駟房
星也隕落也霜
降之後清風先
至所以戒人為
寒備也收而場

功使人修困倉也。待具也。畚田器。土籠也。揭。昇土之器。具。畚。揭。將以築作也。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郵。四。郵。十里。有。戶。又有。飲食。寓。望。豐。境。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圃。大。也。言。藪。以。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林。積。木。池。積。水。也。宗。伯。

祝太祝也將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入材供山澤之材也水師掌水監獮灌之事者

有班事。縣有序。民令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古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

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廢。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單穆公論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穆公王卿士

錢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貨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叔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

遠志通逃也、俗固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也不相入不相為用也

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令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灾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

散亡言廢山澤虞衡之政也肆極既尽也險危也

翳犹屏也又減也

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數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灾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灾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其歲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曾語

濫漬也漬罟于泗水之淵以取魚罟網也孟春蟄始震魚上水獺祭魚水虞漁師也罟魚網也罟筍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獸虞掌鳥獸之禁令措獺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春時獺刺魚鼈以為夏儲置麗小網也鄒作格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至懷孕之時禁

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畜功用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槁乾也以株生曰鼈草木未成曰天藝極也諗告也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卻犖晉卿苦成叔也其妻乃聲伯之外妹謝季文子事在魯成十六年鮑國叔牙之玄孫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兩國晉魯也疾疫癘也欲上政

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孤留柳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措策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麗鹿設穿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斲澤不伐天魚禁鯤鮪而獸長麇麋禋鳥翼鷩鷩卵蟲舍上聲其蜚緣緣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

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鯤魚子鮪未成魚也麋子曰虞生哺曰鷩蜚蜚也

聲伯辭晉邑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犖抽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牀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牀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馬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曰民不能去舊因

言欲專國政也其君房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敗楚也立新家謂三所幸言童之屬為大夫不因民二句言不能去旧卿却氏多怨民所始伐也

文伯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歆也

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而習地德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詔王惟陳也旅眾士也牧州牧相國也少采三米也因夕月而恭敬現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案盛祭服者業事也命令也庀治也貫習也復費也統所以縣瑱當耳者加以以紘延言既織統又加之以紘紘也

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馬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冢。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冢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豫圖之。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歆觸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歆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曾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案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倣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語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書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瞻公侯之夫人。加以以紘。宏紘。延。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

內子造妻也大帶緇帶也列士元士也社春分祭社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又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辟罪也冀望也而汝也

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齊語

桓公用管仲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

乾時之戰管仲射桓公中鉤瀆近也施伯魯大夫

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以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馬。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齊語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襲三浴之。相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以香塗身曰暴

為高位居臺以

日尊也田獵也

行圍守而取禽

也單掩雉兒之

也陳

也戎車兵車

也游戲之車

俳也引申也為此治此也

唯亂貌易交易也

間燕猶清淨也

萃集州聚也

肅疾也

功牢也苦脆也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

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相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辯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

論擇也。比又其善惡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於四方施其物用。于四方也。飭教也。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背曰負。肩曰僂。任抱也。何揭也。服牛車。駘馬車。市取也。鬻賣也。賴贏也。

柳拂也。所以繫草。艾大。鍾所以艾草也。寒季冬。伏寒之時。草枯。

章也。時耕謂立。卷之後在掖曰。揜。揜。揜也。刈鍾也。轉。茲。基也。轉也。鉏也。脫解也。茅蒲。蒼笠也。襜褕。義衣也。敏。犹材也。

司正又賓主之。礼者實滿也。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有。組。實也。

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嫁負任僂何。荷服牛駘。詔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嫁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加艾。山及寒。擊莫。杲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

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鎬刈耨。鑄。博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襜褕。失霑體。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

晉語

獻公史蘇論卜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

紀經也

瘠差也

戎兵也

公石甫諛諂
後之人

繒人似姓禹之
後召戎殺幽王
于戲軍獲曰俘

連疾也縣縊也

重耳夷吾申生
異母弟以傲無
辱言出此三子
為鎮于外以傲
備習戎無恥辱
于國疾又其若
也昔者謂古明
王也欣又戴也
封厚也

中庸文獻史集卷一

敢救敵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馬何以事君大罰將
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
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以憚
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
男戎勝我而我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
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蘓有蘇氏以妲
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
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且
纘石甫北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

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
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

史蘇知亂本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懸重
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傲無辱之故公許之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
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
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
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

史集卷一

十七

判離也

情謂許立其子

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去聲好而惡去聲惡。樂洛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申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援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去聲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優俳也。施其名也。通於驪姬。怪御也。皆有兩行之謂行之。皆有術法也。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也。

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也

憚君言宜憚殺君也。况蓋也。言以眾故殺君。除民言眾蓋為厚也。晚後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慈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上聲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去聲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欲

惡交利俱利也

豈知紂之善不言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

老稱老不攝政也

桓叔伐晉殺兄

子昭侯於翼桓

叔生嚴伯又

伐翼殺昭侯之

子孝侯嚴伯生

武公滅翼而

無之武公生獻

公滅桓嚴之

族也

墨客氏東山翟

也苛擾也

果於眾果於用師也

濟度也

信審也賴利也

繫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替太子僕也

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以示離也傳曰金寒玦離

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以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相討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無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

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繫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質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使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

狂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

好艾多嬖臣也好內多嬖妾也

此言申生將去獻公以美言慰撫之蠲木蠶也諧從中起如蠶食木木不能避也

陽文公晉大夫名籛陰懼人戚施僕人僬僥長三尺不可使奉重侏儒短者不可使抗援有眸子而无見曰矇無眸子曰矇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聾瘖不能言者生而聲曰聾僅無知也濟可竣成就可立竣也違府卿府也娘有身也少小

其若內諛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太子敗翟於稷桑

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于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于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潛在其中矣。君故生心。雖蠲曷諧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

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

曰：善深謀。

胥臣論教因材質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讒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籛除不可使悅。感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蒙不可使視。聾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濇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

婆便也豕宰則也言大任生文王時如小濬于廟不加病痛言其易也事王事王季也比親也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也詢咨諏訪皆謀也蔡又公原又公辛辛甲尹又佚皆周大夫適安也

不入不入於道八疾蓬條至僮昏直主擊鍾鍾也蒙戴也璆王磬也扶緣也盧矛戟之秘緣之以為戲無目于音審故使修之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主其能材也

虞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恟。通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感施直。鍾。博。蓬條。蒙。璆。求。侏儒。扶盧。矇。矇。脩。聾。聾。聾。聾。司火。僮昏。噐。瘖。僬。僬。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若川然有源以印昂浦而後大。印迎也言川有原國種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子不欲伐鄭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銘日。鑿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二十七

偏又有一也在外又有惠也

實財也

樂武子享書也為晉上卿上大
夫一卒之田宗
官祭又器越
哉聞也疾病也
桓子樂書之子
厲也極也畧
祀也則法也居
畜也懷子桓子
之子盈也
亡奔也昭子卻
至也

三卿卻錡卻至
卻鞮又有五人
為大夫

專使也承受也
桓叔桓氏之祖
曲沃桓叔也桓
叔生子万受韓
以為大夫是為
韓万

尹鐸簡子家臣
晉陽趙氏邑為
治也壘荀寅士
吉射圍趙氏所
作壘也壘整
曰培增又高其

自中起是難。去聲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

荆向賀韓宣子貧

荆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荆向賀之。宣子曰：吾有所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栢，以下嘉吾子之賜。

簡子賞尹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

壘也辭請也无
正晋大夫郵良
伯樂也文子簡
子之祖趙武也
難謂莊姬之德
趙氏見討姬氏
莊姬趙朔之妻
文子之母晉景
公婦也姬淫於
趙嬰又兄趙同
趙括放之姬豫
同括景公殺之
文子從莊姬於
公宮公族大夫
也在位在卿位
也羞進也典常
刑法也去其師
保在公宮死師
保也基始也始
更脩之於身以

也。郵無心進曰。昔先主文子。少去聲譽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慕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

復其先也景子
文子之子簡子
之父趙成也從
其主母在公宮
季教也此難前
士之難也委土
二句言見壘培
可以戒慎是當
師保何為不增
鳩安也

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也

楚語

子木祭不薦芟

屈到楚卿屈蕩
子夕也芟凌也
家臣曰老宗老
為宗人者祥祭
也建屈到之子
子木也
微也言員使
無楚國之稱諸
侯仇皆奪之以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歲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

為善牛享太牢
羊饋少牢也士
以特牲庶人祀
以魚羞進也庶
衆侈多也

章華地名

服寵謂以貨受
寵服是為美也
听德所用有德
也彤謂舟楫鏤
謂刻栢匏笙也
昌盛隨華庶衆
也
匏居基名
氣侵氣也宴豆
言宴有折俎邊
豆之陳也木不
妨守條不妨城

齊中宿之材宋
公鄭伯言二國
來朝事楚華元
宋卿駢鄭穆公
之子子駟也侍
之各侍其君也
留之治之也
故疆楚師遠子
也魯侯昭公蜀
魯地楚子怒魯
受盟于晉使公
子嬰齊帥師侵
魯至蜀魯人俱
請盟在魯成二
年富又于容自
都閑也那美也
豎未冠者也言
取美好不尚德
也長鬣美鬚也

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供之。不羞珍
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伍舉諫築章華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馬。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
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同。鏤婁為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踴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
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
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條。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
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

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行之。
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患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
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
太宰啟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
都。那豎。樹斂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
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
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
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

卷之八 文獻通考 卷之八 文獻通考 卷之八 文獻通考

縮取也。騷愁也。官正官長也。為師旅帥師旅也。高耗也。

講習也。軍實戎士也。凶氣為氣。吉氣為祥。大卒王士卒也。度謂之以臨見之。穡地稼穡之地。

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也。

鬪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

積實積財也。

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公之成馬稱奉也。賦兵賦也。賓饗贈也。獻貢也。郵過也。封又。

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馬。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墮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

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墮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鬪且論子常之敗

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馬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國也

糗寒粥也羞進也秩常也

若敖氏子文之族也子文之弟子討椒為亂莊王滅若敖之族王思子文之治楚也舍其孫使復其所其後當昭王時為鄭公壘壁也言壘壁滿于四境之內

道家曰殪放依也速怨召然也犯敗也成又王穆王商臣之父也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又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柏卒楚地蔡唐與吳伐楚大敗之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心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貴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動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傲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債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其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_基年。乃有相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王孫圉對簡子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何相。能道訓

叙次也物事也

中原文獻史集卷一

皇大也能媚于神故大神相之

王祭祀之玉

不音石憲法也珠水精故以禦

火災金所以為兵也譁置猶謹說謂若鳴玉以相

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

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置之

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吳語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

申胥伍子胥也
楚謀父者奔吳
吳子與之申地
華登宋司馬華
費遂之子華氏
作亂于宋敗登
奔吳為大夫簡
習也決鈎弦也
拾捍也言音登
善用兵眾必化

之猶一善射
百夫競者决拾
而傲之素猶豫
也頓行也授命
猶對命也設戎
設兵也約辭卑
辭也以喜其民
言求平于吳又
民必喜不吾足
言誠不足畏也
奪之食稻蟹之
屬燼餘也無有
命言吳無復有
天命矣諸稽即
越大夫得罪謂
傷監廬也孤棄
也緊是也申重
也委猶歸也

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依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

寇令善懲寇之
歸令朕倭也盤
承盟器也匪沃
盟器分一作介
埋藏也捐發也

勞功也
實事也

大志于齊款伐
齊也
佛絕也反行振
旅伐齊反振旅
而討之

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不嫡女。執箕箒以眩。該姓于王宮。一不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戮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忽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申胥諫吳王勿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狐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

蓋威猶尚威也

炎又進貌

虺小蛇大也

非懼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信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流空也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越語

吳許越成。越竟滅吳。

山處曰棲。吳敗越于夫椒。越保于會稽。知政謂為卿。

締膏也。精曰締。鹿鞭曰締。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裒筮。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

偶對也

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与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三江

浦陽也言不可改言滅之計不可改易也党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言習俗之異也

太宰嚭吳正卿楚大夫伯州黎之子州黎為楚灵所殺嚭奔吳

重禄室璧也姑蘇宮之堂也在

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

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吳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范蠡諫伐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禄。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

吳閭門外王孫
雄吳大夫范蠡
越大夫

庸用也因天時
以為功用還反
也形体也節期
也五年再閏天
數一終故復反
也小凶謂危敗
大凶謂死滅

子爵也言越本
室爵列不能成
子濱近也破崖
也畫龜蠶鏡也
水辺曰階觀面
目之類也諛又
巧辯之言方欲
拒吳之請故自
卑薄以不知禮
義也反辭于王
謂以辭告越王
執事蠶自謂也

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
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
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
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
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忌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
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
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
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
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

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
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
人有言曰無助天為雷助天為雷者不祥今吾稻蟹不
遺種子將助天為雷不思其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
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鼃
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渚余雖覲然人面哉吾猶禽
獸也又安知是諛諛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
雷助天為雷不祥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
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
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蘓之

中原文獻
宮不為

新鐫焦水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戰國策

是書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至劉向始成完書其中紀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多可考鏡然名義蕩然機詐相傾風聲氣習敝亦甚矣君子當究其旨可也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惠文君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

連關中之謂衡
合關中之謂從
黔楚地秦地距
此二則耳故言
限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卓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豈有~~不戰~~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

政教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

約現也

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工巫飭。諸侯惑亂。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彰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

元者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

王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

滕行經也履躄躄履也

累滕履躄。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紼。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

簡練簡擇熟練也揣摩也摩研也游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

皆秦之罪也。乃夜設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切近過之

四端曰純

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以議論入叙事

式猶用也

掘門鑿垣為門

摩燕烏集闕。見說趙主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棄戶捲樞之士耳。伏軾搏

銜街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
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
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
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
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
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昭襄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
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
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

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
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
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
足以當楛質。要不足以持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
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
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
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
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
是何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

未教可乃一篇
結構而戰國之
習俗種秦之人
曰居然見矣

為其凋榮喻厚
重彼有擅之則

此無有

唯自謂其心良
考

自傷見唯之晚

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之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

謂欲言太后及
穰侯等

原史集卷三

臣弗敢畏也。太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索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

范亭受魏齊之禍志在復讎故不泮不為此激切之語以動秦王

子無補于時為之今為而補故以為榮

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之恩混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

國汗也說也

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鷩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太土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

少出師而使悉出非宜也

曰扶通作

諸侯見齊之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王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戰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

唯已摩切秦王
王曰上及太后
「至大臣願先
生悉以教寡人
且可言矣而且
遠交近攻之
計是始極所
言此策士之

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于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比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

因謂秦衛言為
諸侯所制

輟手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今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

管仲管推之管
專之也

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去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蔡澤說應侯辭位

昭襄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斬。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詔應

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愛敬。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右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

辯智之期言办
智志期得此

符行道之效

極身竭力也不還私不反顧也

與羅同
與懈同

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擒將破敵軍擄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讓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急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歸

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去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心亂，批患抗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感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

無造也

桔槔也

大投言全勝也
分功分勝者所
履也

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勅邑。
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
勾踐終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
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
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
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
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
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

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
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
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
遂稱薦。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

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蘇秦以合從說齊 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鷄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

拔齊富庶如畫

帟。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太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太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

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

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太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令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頽觸說齊王貴士宣王

齊宣王見頽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

太危激此戰
策士之習

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太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後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問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

言徒有矜大好
功之志而不為
故功不立不求
不為而欲得之
虛願也物不自
至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四
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
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
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
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
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
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
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
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
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
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

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
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
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
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
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
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
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
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心以

獨嘗破此中滋
味故翻然欲晚

食安步其風節
當與魯連埒也
蔡華不足齒也

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襄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救。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

栗腹燕將

公輸班為雲梯
以攻宋九設机
變墨子九距之
般之械盡墨之
守固有余

後侯封陶商君
封衛

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救而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

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

善音穢恨怒也

獨方衣倒示無引

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救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楚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

拏匿也

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以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喪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拏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

蜀音况喙也

陵衡香草

落與磻義同一
不作算當是附
字監利也磻石
也振音允有

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喙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喙鱖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監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振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

不失也

昭十一年楚子
誘秦靈侯殺之
于中

封祿所封之祿
方四方金其所
貢

趙孟也

鼎。萬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如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徒馮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崑塞之內。而投已乎崑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趙

作十三大節文
最若湯

錯猶委也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怠。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

遺俗不與俗同
俗所遺也被庶
人之恐所謂黎
民懼也

定自定于心不
為俗遺

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今

論賤執舉財信
貴尊貴者先信
在執至也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心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諫諂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

我行以中國為
有義有行

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太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木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

蛟音地大點也
以其皮為冠林
木鐵也言女工
之拙大吳作大
戎

禮記卷之六

十一

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湖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湖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無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丘侵掠吾地。隳累吾民。引水圍

中山若志在遠

鄔。非社稷之神靈。即鄔樂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赦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

無變擾能慮則不乱于物也當猶順也

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愚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

制於服為上而
刑而服後者

前遷有所聞則
以前之為也

犯奸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有與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赦言。明也。忠不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復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禮世施禮于世

鄒魯好長摠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額耳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宜人皆改易而乃有季札大禮之屬

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魏惠王

擇言擇善而言

廉音現不喜食也

梁王魏瑩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坐不寐。易牙乃前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

勃徨徘徊也

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無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樂毅去燕適趙 燕惠王

首叙毅功簡而盡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

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譏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自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天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

無罪而殺毅非也

成功立名一篇
主意
似節出關則以
節傳之

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成者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開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怪於結

池

得淮北魏
得東則比皆屬

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齊器設於靈臺。蒞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憚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元英燕樂名磨
宮名蒞丘之植
齊王汶上之
植
頓墜也

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乱昭王預順之

是以不以其說

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隨先王之名者。臣之所

此明其不輔趙攻燕解惠王之疑

樂間殺之子也

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

端其願欲復用之也

微出明怨言聞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于我人亦知之

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棄人以自益也仁

解其理所處

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

論不脩心言凡
有論者先必有
心而善論者不

遠者疎遠之臣

隱心畜不善于
心而汝也

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怠。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

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指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隱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然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問其然不用其指二人卒留其不釋

之西漢史記其國之世裏人之過者以書而之樂
融去王以即而更對裏人其不釋其如是不釋其如
其去王其對以殊裏人意其曰余且觀之心如而更不
不聖之平年也今以裏人論其國之平願其也

史記

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也自叙論之詳矣
易編年為紀傳立後來史官法所謂述舊易作古
難者非豪傑特起之士孰能之哉遷沒後褚先生
補其所漏然言辭謏鄙去遷意遠矣

五帝本紀 小序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百家言苗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
同北過涿卓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

此文古質與雅
詞簡意多而斷
制不為蓋替語
之首尤為超絕

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秦始皇本紀 焚書始末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卒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

周青臣進頌語
詭復媚君之臣

古今字篇中關

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

此以言語伐教
事又一收法

城旦守城軍也

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
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
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奉主以為
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襍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
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欲以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
重瞳子。羽豈其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
難。豪傑蜂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
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
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及羽背閔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
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
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興亡二字相應
三年五年正見
興亡之易俱關

高祖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景帝贊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損而不進。具見非後世史筆可及

此篇文字。發後。偉于景。亦晉紀論祖此

考之于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者。常召玃。衡齊政之說。非是

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雲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

此表記其起事
之人而不書元
所以見當時自
相雄長無復君
自子民之實也

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
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
是無尺寸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
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
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
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立社稷。曰
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

始未嘗不欲固
其根本承上文
封爵之意而
枝葉稍陟夷衰
微也起下文子
孫驕溢亡國之
意

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
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
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
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
子。豈非薦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
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
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
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信。富厚
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

此序關鍵開闔
極密

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闢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大行秦官主禮

人道至萬民一
段言禮之為用
其廣

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日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無備三歸。循法守正者。

自仲尼至痛哉
一段言禮廢而
人道壞。重可傷
也

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封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自此至儒墨之分乃荀子論禮之文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生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

儀音止香草也

芬音也

越席謂蒲華為席

芬音疏

寢兕以兕牛皮為席持虎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弥龍謂

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樹蘭芬菴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菴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兕持席鮫鞞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

金飾衡軛為龍
龜音現

中原文獻卷之二

疏畧也文
也銳和悅也

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以其深故能使
聖白者弱

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辯。至察以有悅。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聖白同異之察。入馬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馬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馬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措。則不可欺。以方負。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負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

東漢文獻卷之二

十七

守宮庭言守禮
我若宮庭也
居也言君子
之行非人居弗
也外是人居
外別為他行

即是小人也

方之民法禮之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
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
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
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
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
文貌省情欲隆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内外表裏並
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
其中少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
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
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
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
股不良萬事隨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
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
咏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
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
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
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

何以曰節樂明
樂有音節不可
至于放也故以
減損為樂忘言

其節也

細過最妙
心始於微

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條和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嗚敷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是群。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也。凌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猶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音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

侯與兮皆詩詞
綠沛詩有三兮
故云三侯

三王樂各殊名。亦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慇懃。非此和悅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騶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燃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習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

此書謂万事根本而万事莫重

於兵觀聞聲較
勝負與吹律听
声則兵律之相
因可見此太史
公以律名書而
乃竟言兵也

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恠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帝興帝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

夏桀至息也言
劣兵之害以其
用之拙而行之
逆也

自高祖至末言
偃兵之效而以
和樂結之其意
深遠矣

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聞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害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以教言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假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叛。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不蕭張之謀。故偃

選蠕謂動身欲
有進取之狀

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且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加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其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邊

陞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煙火萬里。可謂至樂者乎。

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衛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

作言武帝之耗
必先言其富
溢以為起端

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綱疏而民富。後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齊太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濶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燕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

此後世世所謂
公其醫家所
謂庭羸壽考歟
是可見所養矣
勢固不心強也

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居今日而贊孔
氏夫何言哉以
一家並論之史
迂似六溺于流
俗者而能專孔
氏于世家置老
子于列傳其見
不卓乎固訊其
先黃老而後六
經何歟

此序叙事有体
筆力簡健

外戚世家序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乎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

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蕭相國贊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贊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不曰與太公望
同功而曰與閔
天散宜生爭烈
此太史公筆力
斤兩處

黃老雖非正道
然休息瘡痍尤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
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陳丞相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
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
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
多故矣。然卒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贊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右丞相。鄙朴人也。才

唯夫不得其死
景帝失

不遜青之思
現細柳營及爭

太子爭侯事儘
不比乃

有也

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威重。執堅。功穰。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
以窮困。悲夫。

伯夷傳

傳。體前叙事後
議論。此以議論
代叙事。傳之變
體也。勢極曲折
詞。極二。綴。所
若。續。起。玄。入。妙
如。言。傳。舜。若。是
之。難。疑。無。許。由
事。繼。言。親。見。許
由。家。又。疑。其。事
可。信。云。正。太。史
公。妙。處

夫學者載藉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

伯夷傳

伯夷傳

伯夷始雖不免於然至得夫子而名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概見則向之西山餓殍軼詩寫然者什矣作夕止太史公縱橫妙處羅大經謂東坡亦壁賦步驟此傳信然太史公馳驟今公立子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

此何一稱焉。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討。伯夷叔齊。癸。爰及干戈。可謂孝。以臣弑君。

大。公以義人。夷齊則伐紂非其本心。公自可見。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善一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

矣。以暴易去暴。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子。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暴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
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

太史公言夷齊不能無怨得夫子言之故益顯若日之義至高而後世無不為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士也此一篇大旨首頁處書

聖者非謂公仕路也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後世無不為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士也此一篇大旨首頁處書

德哉

章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司類相聖人作而為物觀伯夷叔

為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之士趨舍有時此聖堙滅而不稱悲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管晏贊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

謂乎方晏子伏蓬口天之成禮然

執蓋之婦猶羞
為御而太史願
為執鞭蓋自傷
過激之辭耳

後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
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手不為無勞者印至

